



暗香

■ 吴楚

——

“舰长，真的，一定有人把花偷偷带上飞船了！”

这是航行第三十七天，我第七次，听到第六位船员的类似投诉。记得第一次投诉发生在十天前，清洁工老李一口咬定，“有船员违背禁令，用了香水”。那会儿我比较重视，让全部二十一名船员三十秒内集合到指挥舱，让飞船上唯一的狗乘员——电子巡逻犬“希希”挨个儿闻过去，结果一无所获。那次把所有人都搞得紧张兮兮，谣言一步步升级，先是“有人在飞船上吸烟”，再到“有人在飞船上携带精神药品”，最后竟成了“飞船打着开拓宇宙旅行航线的幌子，往系外殖民基地贩卖药品”的惊天秘密。

我深吸了一口气，什么都没有——我有老鼻炎，别说一点隐约的花香，就算把新出炉的长沙臭豆腐放到鼻子前，也闻不出气味。

“你确定？”

“确定！”

根据《星际航行规则》，花、香水都属于违禁品，前者可能导致“生态入侵”，后者则会一直留在飞船的空气内循环系统，带来风险。但也就是普通的“违法”罢了，性质跟三个世纪前过马路闯红灯、骑旧能源双轮车（当时叫“电动车”）不戴头盔没多大区别。我寻思要不要深究这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便把额头轻抵在舷窗的玻璃上——它并不是一块完美均匀的透明体，此刻，窗外那片餐盘形状的星云忽然发生了奇妙的形变。那一大片暗紫与雾蓝的光晕不再只是“云”，多出了花瓣的叠褶与纹理。还有“花心”：星云中部那由黑洞创造的、被五彩斑斓围绕的纯粹深邃的黑暗，在玻璃的折射下宛若花瓣，而浮在圆盘表面那层细碎、不均匀的光点，则像花粉。

我眨了下眼，这朵花就散了。我又小心翼翼地把脑袋挪回去，星云再次被玻璃“翻译”了一遍。冰冷枯燥的天体结构，化作一朵在无垠星空里怒放的鲜花。

“你看那星云，像不像一朵花？”

工程师跟我照做了一遍，一脸震惊地点头。

“是啊！那是花瓣！那是花心！老大你怎么发现的？”

香气的来源不言而喻，也得到了心理师的证实，属于典型的心理暗示加感官应激——黑暗孤独的宇宙航行，舷窗外偶尔化作花朵的星云，嗅觉便主动产生出欺骗大脑的错觉。“给大家吃点药吧。”我正要点头，忽然脑海里有关光闪过，说：

“花香星云！”

“什么？”

“在一次星际航行中，我们竟闻到了花香！多么浪漫，



吴楚，1984年3月生，江苏扬州人，科幻作家。出版有科幻小说《记忆偏离》《暮星归途》《幸福的尤刚》《未来入侵》等。曾获京东文学奖、华语科幻引力奖、紫金山文学奖、科幻星球奖、华语科幻星云奖等

多么有诗意的卖点啊！这不正是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有话题、有流量的星际旅行航线吗？”

我让导航工程师把这片区域标记在星图上，命名为“暗香区”，距离地球4.7亿光年，途经11个跃迁点。心理师轻声提醒：“可这是……幻觉啊。”我笑了笑，回她一句公司的口号：

“游客付费的，从来不是现实。”

一个地球日后，公司便用超弦通讯回信了。市场部拟定了振奋人心的宣传语：“在这里，你可以闻见宇宙。”“暗香区，宇宙独家嗅觉景观。”“在宇宙深处，遇见花。”他们要我们每个人提供一段关于“暗香”的文字，于是我便让各位填写“嗅觉日记”——一群穿着宇航服的人，在飞船走廊和舱室里认真讨论“这味道像栀子花还是像桂花”。在这种氛围里，我竟然也闻到了若有若无的花香——怎么说呢，不是可乐的甜腻，也不是鸡腿的香，有点类似蔬菜的根，混合淡蜂蜜水的清甜，从鼻腔到气管再到肺泡。它还有声音，沙沙的，像花瓣在风里摩擦，又像用手去摸一个刚洗干净、在春天的阳光下晒干的枕套，温软，带点微刺。请原谅我以上奇葩的描写，这是一个严重鼻炎患者对香味可怜的想象。

二

“暗香航线”的第一条宣传片名为《在宇宙深处，品味花香》，刚上线两个地球日，点击便超过十亿，预约星际旅行的人数超过三十万——考虑到单程三百万地球币的报名费用，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更大的喜讯接踵而至，那朵经舷窗玻璃折射、绽放的“星云之花”，成了地球上最热情的情侣礼品原型，光授权费就超过了公司十年的利润。

我一度有些忐忑，这样的热度会不会“塌方”，毕竟暗香只是心理错觉，但结果却超乎想象。

观光1号飞船抵达暗香区时，传回的直播画面里竟爆发出一阵尖叫。“就像我初恋男友送的那束玫瑰！”“这味道！就像我小时候，我妈妈放在我床头的那盆水仙！”每个人对香气的描述都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点，“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源自回忆深处的香”。起初，我以为是那群星际旅游博主事先串通好，装文艺搞热度。可当第二艘、第三艘飞船陆续抵达，大多数乘客都表达出同样的感受，甚至还有好几个和我一样，多年不知香味是何物的鼻炎患者，也欣喜若狂地说“闻到了”“原来花不只有颜色，还有更美妙的气味”，我才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或许暗香区的香味源头不只是那片形似花朵的星云，不只是集体的心理暗示，更是人类对“宇宙也有生命和情感”的原始希望。

幽默的是，公司最后决定“开诚布公”，下一版宣传片的标题就叫：

《花香未必来自鼻畔，而是心中》。

三

暗香美好，直到“蜂鸟号”归来。

航线爆火十年，久到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危险的习惯感：既然成千上万的飞船往返都没事，花香就只是花香，旅行就只是旅行。以至于旅航飞船的检查流程也日渐松弛——“蜂鸟号”返航入港时，在生化检测中触发警报。安全员不以为意，因为之前十年发生过六十三次类似情况，每次都是有乘员偷偷带了花草、宠物上船，这次想必也不例外。

两小时后，飞船维护工程师拆开舱门传动装置的一台滤芯，发现了一层细细的银色粉末，淡得像灰，手感却带一种奇怪的“粘”，像被花蜜泡过花粉。

检疫官把样本送进实验室。结果出来的那一刻，所有人脸色都变了。它不是灰尘，不是金属屑，它的内部存在一种介于DNA和RNA之间的遗传分子结构，却并非任何已知的地球生物。用地球的生物学术语形容，它大约算是一种“孢子”。

这种孢子的生命力并不强韧，内部的遗传分子结构会被宇宙射线、巨大温差（宇宙的绝对零度和地球常温）、正常流程的宇航消杀程序轻易杀死——只是当往返的飞船超过了一万两千航次后，偶然导致必然，终于有不足0.1毫克的幸存孢子躲在滤芯深处，活着抵达了地球。

一周之内，一连串新闻爆了出来，“飞船返航点北部两公里的湖泊出现未知藻华”“该湖鱼类活动反常”“该外星生物孢子能与地球植物产生未知共生关系”。每一条都看似与“末日”无关，外星生命的目的似乎并非毁灭，而是融入。像一个谨慎的客人，悄悄推开陌生的房门，拘谨地打招呼，不敢僭越。

至于这位“客人”繁衍壮大后，会有什么新的想法？人类目前不知道。

“知道花香的生物学意义吗？植物用花香吸引昆虫，帮它授粉、传播。暗香区的‘香味’大概率也不是幻觉，而是外星生命的一种诱饵。而我们人类，便是被吸引的昆虫。”

它或许是在欢迎我们，但更大的可能是，它在做一件更古老、更生物学的事：繁衍、传播。

四

我站在审判席上，面对“过失反人类罪”的指控，忍不住打了个喷嚏。鼻炎未愈，鼻腔依旧毫无知觉。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种暗香：温柔、耐心，像花瓣在风中摩擦，吸引你靠近，触碰，带走。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它的含义，带着黑色幽默的精确：

你再来几次，把我带回家。

主题词写作——



硅人的最后一夜

■ 顾骨



王泽把筒骨当作吸管，却没力气吮出里面的髓来，于是筒骨又落回汤里，砸出的汁液溅到他眼镜上。他在油蒙蒙的世界里看向母亲，跟病床前的母亲说，妈，我想回家了。母亲安慰他道，先睡吧，明天我去办出院手续好吗？母亲说这句话时，他望着母亲，闭上眼睛，说了句我爱你。

这是他临时决定要说的三个字，母亲自然没有回应他。她不过是一段事先编程好的记忆投影，没有临场反应的功能。不过，他还是很知足，还能再见母亲一面，这已经足够，他不奢求更多。当然，如果能让感受到筒骨汤的滋味就更好了。他很怀念这种滋味，在新世界里，他从没见过旧日的吃食。

顾骨，壮族，2001年生。小说见于《作品》《野草》《芙蓉》《青年作家》《青年文学》《长江文艺》《广州文艺》等刊物。曾获第二届师陀小说奖、首届北京大学“我们”文学奖等

从幻梦里醒来，他想起那位和他一样来自二十一世纪的战友余欢。他也是因癌症而冬眠的，也一樣签订了长期冬眠的贷款协议。两个人在同一天醒来，被告知所罹患的不治之症皆已痊愈，而后被编进同一个工作小组，送往先遣营，进行为期五个月的行星探索集训。帝国的星舰批量投出许多装载着他们这些“远古先民”的探索船，将他们派往各个未被开垦的星球进行勘探，以此规避风险，并尽可能获得资源。帝国靠这项冬眠贷款的生意，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这些后代依赖祖辈建造帝国（成本实在是比机器人便宜得多），又依靠第一批祖辈的探测结果来维系帝国。

王泽和余欢，就是在这样一次星球探索的任务里，染上硅化病毒的。其他小组成员很快因为这一病毒化成砂砾，融进星球永不休歇的沙尘暴里，是余欢忍住剧痛，在被彻底沙化前往脖子来了一针抑制剂，给他也来了一针，他俩才暂时偷回一条命来。为了维系这具不断硅化凋零的躯壳，他俩必须每天注射一针抑制剂，让硅化和逆硅化两种化学反应在他们体内厮杀。这让他想起当年同样让他痛不欲生的化疗，当然，注射抑制剂远比化疗痛上很多。



最开始，余欢还安慰他说药剂是充足的，不用担心。但意志力显然是消耗品，安慰他的余欢在某夜先溃败了，他告诉王泽，我宁愿变成沙子，随后停止了药物注射，和此前几位队友一样，归化进那颗星球的尘土之中。

王泽当年是骨癌晚期，比早早冬眠的余欢受过更多苦，更能忍受疼痛，但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想要停止注射的冲动里。飞船的联络功能被沙尘暴干扰，飞行系统又在降落时发生损坏，他已经没有回归帝国的可能。药剂能坚持个十年八年，可他自己早没了活过今晚的心思。他笑，想不到才睡醒一年，死神就让他握好了处决自己的镰刀。他颓然地伸手握住母亲留给他的遗物木雕，这木雕因为被他穿着衣服带进冷冻舱里，便侥幸替母亲陪他来到未来。同样幸存的还有挂着木雕的那串钥匙：家里的钥匙，电动车的钥匙，床头柜的钥匙——都是没有用的钥匙了，这是个不需要钥匙的世界。王泽坐在抑制舱里，透过透明玻璃看整个空荡的飞船，他摸着母亲留下的小木雕，那是一只正暗示

他永远无法起飞的木鸟。

他摸着那只鸟，想念着刚刚在投影中还栩栩如生母亲。他忽然感到庆幸，方才的母亲并没有闻见自己身上的沙石味。他想起自己住院以后，母亲对他说，你进了医院，身上就只剩消毒水的味道了。

不过——母亲看着他讲，我还是能闻到你的一些味道，这一直是你的味道，没变过，你这孩子，从小像女孩，不臭，哈哈。

母亲强颜欢笑，但他当时只是静静地看着母亲，笑不出来。他太心疼母亲这假笑的样子，因此庆幸，在方才虚拟的告别仪式里，母亲是没有嗅觉的。虽然她的嗅觉曾如响蜜莺般，能轻易寻见烛裹之蜡，于火中亮喙并甘之如饴，可一段虚影是没有这般惊艳的嗅觉的。他摸着母亲雕刻的那只小鸟，稍感宽心，又念及母亲也的确太像一只可怜的鸟，便重新难过起来。似乎他得病以后所看见的母亲，始终是跟鸟字有关的。他得病后，母亲便成了落地凤凰，不愿出门，每天以泪洗面，父亲身边潜藏的莺莺燕燕也由此现身，让母亲成了失林之鸟。再然后，走投无路的母亲迷信各种神药和推销，饮鸩止渴，不管不顾想把他送到未来治病，每天杜鹃啼血似的在他旁边求他为了她听话。所以他来了，离开骨瘦如柴的母亲，到未来治疗骨癌。

王泽摸着簌簌掉灰的胸口，意识到自己就这样枉费了母亲的一生。母亲一定想不到，她倾家荡产劝儿子一跃千年，结果却让儿子从一种死法跃到了另一种死法上，全身血肉变成沙石，真还不如留在过去。

变成沙石以后人会有感知吗？他不知道，他希望能闻嗅或者舔舐到一些味道，否则真不明白沙石还能拥有什么别的感官。他想起那天余欢停止注射以后，自己是怎么抱起余欢，穿好重力靴，把他送进满是沙尘暴的世界里的。他本来打算在狂风席卷的平地上放下余

欢，埋进土里，结果这沉甸甸的半个石人还没彻底落地，就被狂风卷起，然后在他的注视下一点点散化成沙尘，飞扬而去。

还活着的话，同我讲讲话啊！

他朝天空大喊，可余欢没有回应他，他不知道这家伙是成了硅基生命，还是成了单纯的飞沙走石。他也并不好奇，因为自己马上就能知道答案。他起身，握了握母亲留给他的木鸟，穿着重力靴打开舱门，往飞船外走去……

许多年后，当一个新的帝国征服这颗其实很不值得征服的星球时，余欢和王泽依旧还在漫天飞舞。新帝国的高维生物轻而易举就改变了这颗星球的生态。一切都如儿戏，它们的司令官只是在荧幕里输入了一个“停”字，整个星球的飞沙走石便都落下，安定安定，仿佛从未闹过情绪。这位司令官面色平静，立即又输入诸如“雨”这样的字眼，于是干涸了无数年的星球开始有天降甘霖，所有的沙石在淋了这场雨后莫名努力复生，想要重新变回人类。可是硅化是不可逆的，他们仅仅是组成了人形的一团砂砾而已。

即便如此，沙石的成人，依旧让司令官想起过去女娲造人的古老神话。这念头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比肩女娲的神明，他很开心。让它更开心的是，这些新生的人并无记忆，也不知语言，想必用不了多久就能被规训。它下令这些人类排成方阵，供它检阅。在规整的人群里，它很快发现，有一个人类手里握着一只小木鸟，它信步走到那个人类面前，同时闻到他身上散发着一股奇怪的消毒水气味。

它喜欢这特殊的家伙，主要是喜欢他手里粗糙的木鸟，和他身上不知为何与生俱来的奇特味道。它想要伸手夺走那只木鸟，然而恰在它伸手的这一刻，呆若木鸡的受害者忽然僵硬地动起来，他受手中的木鸟牵引，高高飞起，向不知何处的远天飞去，留下一派证明他存在过的暗香，以及一地枉然的人群。

运河气息（外一首）

■ 陈赫

苍耳刺破清晨的雾气
大堤之上，昨夜未眠的晚风
悄然从衣褶里，探出头来
脚下近乎坦荡的土地
是河流的老友。他们说着万古的话
用古铜色皮肤
——为天光掀开盖头

顺着堤坡下行，蓊草尖锐
仿佛嘹亮的欢迎词，已脱口而出
越靠近水
羞怯的香味，越发跳动
她们偷偷地吐露，生怕一点响动
会聒碎这份乡愁

千百年来，河流的名字不断变换
从白沟到永定渠
从御河到卫运河。舟楫也像飞鸟
一次振翅，就会带走满目繁华
而历史退潮以后，寻着暗香而来的人
——选择定居此处
并适时地亮出，游子的身份

夜访老街

木门虚掩，厚重的青砖
在我脚下生出远行的地图
数百年前的窑火
——似是尚未燃尽
我取出其中一缕，当作炊烟
老街用饭香，留住了造访的人

旧柜台里售出的药材
已被马车驶走。来寻药方的人
沉迷于酒肆里的芬芳……忘却前路
他吮吮着舌尖的宁静
与窗下晚开的菊，探讨出，何谓生活

清风起，夜幕落
我像历史的书卷一般，轻轻翻页
步履迟缓，只为，不用过多回首
有几星灯火陪我就好
等天明时——他们都有不肯睡去
而古老的眼睛



陈赫，1992年生于河北馆陶，退役军人。组诗见于《人民文学》《诗刊》《解放军文艺》《芙蓉》《陆军文艺》等刊物。曾获第三、四届军事文化节优秀军事作品奖，第三十四届鲁慕诗歌一等奖等